



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四

純文學出版社

程榕寧

一提到「純文學」，許多讀書人會說：「噁，我知道。」

對這分屬於月刊和出版社的三個字，他們的印象是：「風格清新，乾淨且充滿了文藝氣息。」

而今，純文學月刊已成歷史名詞，只留得純文學出版社在昂首濶步，開拓出版界的荒域。

這部「興亡史」該從六年前說起。

民國五十五年九月的一晚，何凡、林海音夫婦家的後院裏，高朋滿座。

喝着茶，無所不談，慢慢的，大家把話題轉到「辦雜誌」上面去；最後，他們竟決定合作辦份文學雜誌。

說幹就幹，當下，他們分配了工作，有拉稿的，有籌錢的，有編的，還有願意辦庶務、找廣告的。

大局已定，他們又想起給雜誌取名字的事。眾議紛紛的討論了許久，「純文學」被內定了。

當時的討論情況，從林海音的「純文學月刊發刊詞」中的一段文字裏，可以窺知一二：

刊名起先擬稱「文學」，後來發現已有先手，於是加上一個「純」字。這不是說旁人不純或是比旁人更純，而是由於規章所限，必須避免雷同。也許這使人想起「純喫茶」來。「純喫茶」者，飲茶坐談而外，不作他想。「純文學」也是一樣，文學以外，不予考慮。而況當初是幾杯苦茶引起的靈感，茶與文學也

是適當的配合。又據「辭海」上說：「近世所謂文學（Literature），有廣狹二義：廣義泛指一切思想之表現，而以文字記敘之者；狹義則專指偏重想像及感情的藝術的作品，故又稱純文學，詩歌、小說、戲劇等屬之。」「純文學」於此得一依據，不算是牆壁虛造了。

經過三個月的籌劃和準備，第一本純文學月刊從主編林海音的手裏，慎重其事的誕生了。

當時，林海音曾說：「大家深知今日純粹私人辦刊物的艱難，而且過去不是沒有經驗。只是自覺身為文人，不此之圖，又將何待？困難是會有的，但是堅定而誠實的應付，也許會克服。主要的這是花自己的錢，說自己的話，獨立自主，與之所在，就不會覺得辛苦。」

她還說：「許多寫作的朋友希望增加一個合意的刊物，來發表他們的作品。大家可能住在同一個城市裏，但是終日營營，見面的機會並不多。如果大家的文章在同一本刊物上相會，也強如面談了。自然，這並不是說不歡迎外稿，而是說這是創作的原動力之一。反之，『以文會友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希望海內外人士踴躍投稿，共同培植這個園地，在『純文學』上交個朋友。」

辦純文學月刊，是林海音的理想。打從一開始，就把整個精力都放在它上面了。

內容包括文學理論、文學欣賞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、詩、文壇動態，創作及翻譯的「純文學月刊」，在排版、印刷和紙張上，都合乎精美的原則，雖然這是增加成本的冒險行為，但，林海音認為：「『低姿勢』辦雜誌的時代該當過去，因陋就簡已經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，同時，也不是尊重作者之道，因此願意把水準『升高』，以鼓起求精的風氣。」

在主編純文學月刊之前，林海音曾編了十年聯合報副刊，她提携過不少年輕的作家，特別是臺灣省籍作家。後來，她離開聯合報了，那些作家們向聯合報的投稿量也跟着少了，等到她辦了「純文學」，他們又開始替她寫稿。

另外，林海音還親筆寫了一百多封信給僑居海外的作家們，像於梨華、孟絲、吉鐸（已故世）……等人，

請他們寫稿。這些作家們，看到「海音大姐」的「令諭」，很樂意的響應她的號召，他們不但很快的把稿子寫來，還介紹許多訂戶。那時候，國內和國外的讀書人都不約而同的為「純文學月刊」興奮着。

每當純文學月刊上有海外作家的作品刊出時，林海音都立刻用航空郵寄給他們。每寄一本書，要花三十多塊錢，她却毫不吝惜，她是寫作的人，當然了解作者想早日看到作品刊出的心情。這樣，作家們都很感謝「海音大姐」的善體人意，更養成爲「純文學月刊」寫稿的習慣了，像余光中，他一出國，寫了稿子就寄給林海音。

辦雜誌的艱難，主要是在於它的銷路和經濟的平衡，尤其是一份私人雜誌，如果沒有雄厚的財力作後盾，前途實在堪慮。「純文學月刊」也是如此，起先，馬各、隱地、鍾鐵民都先後幫忙處理編務，兩年多後，她不得不一身兼數職了——她要代表月刊社對外負責，要處理業務上的事，要約稿、看稿、校對、設計版面，跑印刷廠。

就在「純文學月刊」創刊後半年，爲了使月刊上的文字印成單行本，林海音獨個兒申請成立「純文學出版社」，雙管齊下，齊頭並進的使自己的理想實現。

無奈，到了去（六十）年，她被這兩個「純文學」累壞了。最先，她是以出版社賺的錢，去賠給月刊社，後來，她忙完了編務，還要看支票，兩下夾攻之下，她終於吃不消了。

六月間，純文學月刊和純文學出版社終於分了家。林海音把月刊交給原合作者，他們願意繼續努力作下去，可惜七個月以後，仍是宣告停刊。

林海音是個女人，憑着耐心、興趣和理想，辦了四年多，才捨手不做，類似的刊物如「文學季刊」和「現代文學」不按期出版，不付稿費的都撐得那麼苦，何況「純文學月刊」是要按期出版，付稿費的呢？由此可見有句話說：「如果你跟誰有仇，就勸他辦份雜誌吧！」實在是不錯。

爲「純文學月刊」，林海音除了奉獻了整個心力和時間外，她一向是不拿薪水的，就連她自己和先生何凡

出書的版稅也是從不支領的，饒是這樣，它還是垮了。她現在一心一意的只想搞好「純文學出版社」，能出些好書給讀書人看，不也是一樣嗎？

純文學出版社的第一批新書，是在五十六年五月間問世的，它們都是四十開本大小，有「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」，「孟珠的旅程」，「海那邊」，「砂丘之女」和「中國文學在日本」。

其中，「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」是由張秀亞、蘇雪林、林海音等人合編的，內容是選刊我國三十年代四位作家的作品——許地山（即落華生）的「春桃」，郁達夫的「遲桂花」，凌叔華的「綉枕」，廬隱的「海濱故人」，所選作品都是在臺灣不易讀到的，由三女作家撰寫評介分析，並附有珍貴照片。

「海那邊」的作者是吉鐸，她逝世於民國五十七年六月，此書可說是她最後一部遺作。她是留美青年女作家，此書的內容雖採自留美材料，但她曾說「實在厭於女留學生抓住安全，捨棄愛情的俗套」，所以故事的進行，雖不是故意要革命，但女主角于鳳，却是一個脫俗的女留學生。

「中國文學在日本」這一課題，在過去我國還沒有人談過，這是作者鄭清茂在日本搜集博士論文資料的副產品。因為書中的材料豐富，鄭清茂的文筆流利，一般讀者也很感興趣。此書內容包括「夏目漱石的漢詩」、「中國文人與日本文人」、「永井荷風與漢文學」、「王次回研究」等篇。

林海音出書至少有兩大原則：

一、是她精心選擇過的。

二、決不破壞讀者對「純文學的書就是好書」的信心。

純文學出版社平均每月出一本書，開創五年多來，純文學出版社的目錄上，已有五十多本閃耀着智慧光芒的絕妙好書。

拿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「改變歷史的書」來說吧！這是美國一位圖書館專家介紹十六本對後世有具體影響的書，十六本書各成一單元，包括作者生平，著書經過、內容概要、出版後的回響與批評。彭歌逐篇翻譯後

，曾在自由談、幼獅月刊上刊載，其中「黑奴籲天錄」一篇是在純文學月刊上登過的。當彭歌全書譯完後，曾爲文表示希望出版。

林海音看到這篇文章，就寫信給彭歌，表示願意出版。彭歌很高興，但又擔心，都搞這一行的，懂得其中艱苦，他說：「有廿多萬字呢！怕妳會賠錢。」

前後約有三次，彭歌都表示「好擔心」，但，林海音還是維持原意，她安慰彭歌：「我書都還沒出呢，你幹嘛老說掃興的話？」

沒料到，此書一出，真有「洛陽紙貴」之勢。那時候，初版不到半個月就賣光了，此後，一個月一版，直出到第八版，簡直就像發了瘋一般。

這本有助於我們了解近代西方文明發展與變化的「暢銷書」，現已出到第十九版。在五十七年七月首版時，它就像一座燈塔，指引了茫然的出版界，它顯示着：大眾化的知識類書籍正是讀者們所需要的。

也就是這本「改變歷史的書」，替「純文學出版社」奠下出版路線的基石。

獲得五十九年度中山文藝獎的「滾滾遼河」，是作者紀剛以生命換來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小說。這本書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時，曾感動了成千成萬的海內外讀者，刊完後，紀剛主動請「純文學」出這本書，林海音答應了，果然，它又造成一次轟動。

由何凡翻譯的「包可華專欄」的第一、二、三集，是被讀者認爲譯筆與原文天造地設，相得益彰的三本書。包可華 (Art Buchwald) 是美國首席專欄作家，他的專欄全世界有五百多家報紙同時刊登，談的範圍很廣，從天下大事到身邊瑣事，文筆幽默，思想奇突，以諷刺美國人今日的生活爲主。

另一本彭歌翻譯的「權力的滋味」，也是人人爭着一睹爲快的。原著者穆納谷被稱爲「紅色的漢明威」，是捷克最優秀的小說家。此書是代表東歐知識分子反共的正義譴責，故事是透過一個共黨頭目的成敗，刻劃共黨制度的沒落、荒淫、腐化。

「純文學」其他的書，像林海音的「孟珠的旅程」、「薇薇的週記」、「城南舊事」、「曉雲」、「春風」、「窗」和她主編的「中國豆腐」；葉嘉瑩的「迎陵談詞」；夏志清的「愛情、社會、小說」；劉慕沙譯的「愛與勇氣」、「愛的表現」……等，都是受歡迎的書。

有一個現象連林海音自己都覺得奇怪：「純文學」的書，如果掛上了日本招牌，像「中國文學在日本」、「夏流」、「少爺」等，就乏人問津，其實，這些書的內容是很不錯的。

「純文學」的辦公室裏有四箱卡片，上面記錄着曾直接向該社買書的人的姓名和住址，一有新書要出版，他們就按名寄出書單，告訴讀者們最想知道的消息，像預約方法、新書摘錄和新書作者已出版作品的書目。後者特殊的在：不論是那家出版社所出的書，「純文學」都介紹，而且以八折代售。

林海音出書以知識類和創作類為主，她深知讀者所需要的是些什麼，而再以她多年來編副刊、編雜誌、寫作和辦出版社的經驗來從事這項艱鉅的工作。

在重慶南路三段卅號的慶廬底樓，有一個安靜的所在，那是「純文學書屋」。

推開玻璃門，一股書香和清涼的空氣迎面襲來，只要稍微注意，一下就會發現它是與眾不同的。

今年七月間，林海音把早有的構想，實現在「純文學書屋」裏：那一排排分門別類，伸手便可取閱的書，每個旋轉的立體書架上有八十餘種新出的書，沿牆的幾隻沙發供人坐息，玻璃屋、冷氣和幾朵妍麗紙花更予人與外界隔絕的感覺。

林海音和沈櫻女士翻遍全國所有書目，挑選了所有適合青年們看的有關文學、藝術、哲學和詩詞的書籍，擺在林海音精心設計的書架上。女作家孟絲歸國時，來到書屋，曾歡欣的叫道：「都是我愛的書！」

潘琦君應中央大學之聘，教授「新文藝」，她在坊間遍尋不到資料，焦急得很。有一天，偶然在書屋中瀏覽，竟一口氣買了七、八本她需要的寫作、批評類書籍。

由此可知，林海音的心血沒白費，她瞭解讀書人的心理，又無門戶之見，一千多種陳列的書，幾乎全是人

們疼愛的。

有些學生是想看書，卻沒錢買書的，他們坐着或站着看完一本又一本。林海音根本不怪他們，她說：「只要他們安靜的看書，總是件好事。」她從不擔心書會被偷走，她信任他們。

目前，書屋只能容納十餘人，每月利潤只够付冷氣電費。

林海音希望能擴大書屋的空間範圍，擺更多好書，她還想騰出一間屋子，佈置成類似沙龍的聚會地方，供給大家作學術討論、座談。

曾有人建議純文學出版社出些文庫類的叢書，林海音認為：「意見雖好，可惜能力太薄弱。現在我只希望出幾本好書，等基礎穩固了，再出些家庭讀物之類的叢書。」

從她堅毅的神情和過去鏗而不捨的做事態度上，幾乎令人可以相信：「純文學」終能在我國出版界亮起一把永不熄滅的火炬。

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五

傳記文學出版社

程榕寧

兩千餘年前，司馬遷以紀傳體作「太史公記」，談人論事，是世界歷史學界空前的創製。

自太史公後，以至民國紀元五十一年，中國傳記文學的領域上，是一片難堪的空白。

這片在歷史上、在文學上的空白，被一位學歷史的「有心人」——劉紹唐發現了。幾經籌劃，他決定以「不問收穫」的播種者心情，在這片廣大、荒蕪了幾千年，但蘊藏豐富的土地上，辛勤的耕耘。

十年過去了，對埋首艱苦創業的劉紹唐而言，該是怎樣的感受呢？